



平凡

他沿着小鎮的街道慢慢的踱著，擁擠的人群不斷衝擊著他，在晃晃的燈海中，猛然一聲「阿財伯！」他驚覺的抬起頭來，隔鄰阿隆的小兒子進發笑吟吟的站在面前，超過耳根的頭髮狂妄的飛出去，再也收不回來，敞開的領口一根根脈絡清晰的肋骨，筆挺的褲子，得意的朝他說：「我要去找阿春逛街。」不等他回答，連跑帶跳的走了。

他和阿隆扛著鋤頭一起去田裏，清晨的空氣好新鮮，雲層後微顯出萬道隱約的金光。望著那綠油油的一片稻田，喜悅而滿足的笑著，那感覺竟是不能說的，正午日頭毒辣的照着，汗淋漓的滴著，滴在他心愛的土地上，一滴一滴的，大地無聲無息的吸收著。

他握著病床上阿隆乾枯的手，窗外南台灣的艷陽，明朗朗，熱騰騰，無盡的灑下來，院裏，蜜蜂，蜻蜓喧嘩的飛舞著，雞群咯咯的呱呱著，進發穿著開襟褲坐在地上和雞搶米粒，而阿宏坐在連霧枝上的秋千上，用腳去夾樹葉，盪得老高。伊和阿隆的女人用腳踩著清洗的衣服，水聲嘩嘩的響著。

慢慢的走著，望著天上密密實實的星星，一條帶子直延伸到城門外。胸口一熱，彷彿伊又偎在自己身旁，靜靜的陪他走夜路，二個人就那麼走著，四周一片漆黑，只有山間幾點黃黃的燈光透出來。車子呼嘯而過，一輛輛竟是不停的，省公路上的喇叭聲無眠無日的響，帶來了大批的遊客也帶走了一個個少年仔，阿宏的哥哥姐姐不是也喜孜孜的去嗎？一上好幾年沒消息，只是來了幾封信跟伊討錢，伊還瞞著他偷寄去。後來他知道了，嘴上淡淡的不說，心裏卻直唸著，拿了錢，就更不要回來了。如今若不是伊先去了，他也不會這般無伴了。到了鎮公所前面，老榕樹在微風中閃動著枝葉，榕鬚糾結著垂下來。他覺得自己好似那榕鬚的結般纏繞著，繞得理不清了。像地上虬曲盤錯的根，深入泥土，緊緊的，一生一世都不放。

進了家門，阿宏全家都在看電視，見他進來，「阿爸！」「阿公！」餘音很快的消逝在空中，眼睛又盯著鳳飛飛了。哎！累了，乏了，坐在廳旁的搖椅上，走了這麼久的路，也該休息了。窗外的檳榔，椰子搖曳著，夜來香的香氣濃濃的飄散，伊原就最愛這些的，夜風微微吹進來，寒了也暖了。「阿陽！阿石！我們去睡覺。」這二個孩子頭也沒抬，齊聲道：「我們還要看電視。」他們小時候最喜歡爬到膝頭粘著他抱。二個小小人，他走到哪，就跟到哪。如今，他已抱不動他們了。自己去睡吧！今天的樓梯怎麼望也望不到，走走不完，一層又一層……

「今個我可得正式當個放牛的孩子啦！」我心裏盤算著：「阿財他們定打算捉弄我。嘿！神氣什麼，只不過比我多放了十幾天的牛就自以為多老練，放牛這檔事容易得很，沒什麼困難，他們想捉弄我可沒那麼簡單。」

家裏的牛本來是哥哥放的，我管鴨子，每天只得趕牠們到屋後那水塘戲水，記得餵食，注意看管免得被人摸走了，這村子裏有幾個無賴常幹這種事，他們又凶又狠，村子的人都不敢招惹，地方官也很少管事，定是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上個月，哥到城裏當學徒去了，放牛的事就換我來做，阿財他們也和我一樣，只不過他們的哥早幾天走罷了。

我牽了牛逕往葫蘆溪去，這條河到村邊時遇個大石，便分了二道，河身就寬了幾許，看來倒像個葫蘆，村人便如此稱之。遠遠地我望見二呆及大牛拴好了牛，在溪裏打水仗，我急急想奔跑過去與他們一塊玩，可是那牛的慢性子被我一急，她不甘的叫了幾聲，我只好耐著性子慢慢地走；拴好牛。正想下去玩水，阿財卻從河上那座橋上喊了起來：「阿誠哪！別把牛拴在那棵樹。」他慢慢走過來。「這可是我的地盤哦！把牛換個地方。」

「我不依你，這樹又沒有刻你王阿財的大名，地上也沒寫你的名，怎麼說是你的地盤。」

阿財一臉油滑像，說：「這是規矩，由不得你！」我握緊拳頭，真想揍他幾拳。

阿財看了看我，說：「別想打架，這麼一個小個子也想揍人，可別被揍得鼻青臉腫，回去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向你娘哭訴，我可不吃這一套哦！學乖點，從了我，把牛牽開吧！」我舉起拳頭，正要揮過去，但我心想：「打起來我一定吃虧，哼！先不跟你鬥，我想個法兒對付你，今兒一定要好好整你一頓才甘心。」於是，我把牛牽到別處。嘿！對！這樣才對。」我狠狠瞪他一眼，阿財卻仍是一付狡獪。

我拴了牛就坐在樹下苦思，阿財見我如此，幾次過來對我說：「喂！小子別氣別氣！牛在這兒還不是一樣好好的，幹嘛生氣，頭一次放牛就不愉快，何必呢？回頭你娘說我欺負你，那可冤枉囉！這是我們放牛

## 放牛記

小牛



莫愁

漫步在瑟瑟秋風裏，橋下是頭前嗚咽的細訴，遠處群山蒼鬱，在一片蒼茫暮色中，只見橋下滾滾翻飛的蘆花和不遠處工廠冒出的黑煙成爲強烈的對比……

也是一樣的秋天，也是一樣的農忙

季，但那時年稚的我們怎會知道大人們的辛酸……每天一大清早，我們三房十幾個毛孩子睜開眼第一件事就是趁爸媽叔伯們忙上忙下的當兒，溜出去抓泥鰍，找囑囑兒；偷偷拿了阿公的斗笠，再抓上幾個油紙袋，我們就蹣跚腳地爬出去；清晨的空氣中迷漫著一戶戶農家飄出來的飯香，走在田埂上，天空還是灰濛濛的，一陣陣的蛙聲，公雞聲，鳥

鳴揚在一大片黃澄澄的稻波上，挖幾條肥肥的蚯蚓，綁在釣線上，再放在田中水裏頭，幾個小腦袋，就趴在那兒目不轉睛地瞪著，等著；好不容易抓上幾隻小得可憐的青蛙，又蹦又叫地帶著寶目衝回家時，太陽光已經撒了一地金黃。

看著爸叔伯和阿公扛著鋤頭，牽著老牛上田，媽媽和嬸嬸們帶著我們到河邊洗衣服，我們就像脫繩的野馬一般，



的規矩，你來了，當然得守我們的規矩啊！來吧！跟大伙一起玩……」

「哼！貪嘴婆娘假好意，想拿我開玩笑，還當我不知道嗎？我不理睬他，站起來走走，遠遠望見阿梅在洗衣裳，我走過去問道：『怎麼是你洗衣裳呢？而且這麼晚才洗呢？』」

「我娘今身子不舒服，爹帶她到對邊村子的王大夫那兒看病，所以我就得理內外大小事情，弄得現在才來洗衣服。」

「嘿！妳家可有大人在？」

「我伯父在我家歇著。」

我想說：「妳幫我個忙……」

「嘿！我跟你們說，不想吃桃呀！阿梅家正好沒有大人在嘞！你們看這又大又紅的桃兒就是我的收穫！」我搖動手裏的桃子對他們喊，聽我這麼一喊，大伙就要衝往阿梅家的林子。阿財喊道：「待會，大柱子，你去打聽一遍，到底是真是假。」過會，大柱子回來說真的沒有，大伙也就放心地去了，阿財堆起笑臉，對我說：「阿誠啊！這總不能全去了沒人看牛！所以，請你看牛，等會我捐幾個又大又好吃的，酬你的辛勞。」這正合我意，我點了點頭，表示答應。

我把桃還給阿梅，借了個水桶，提了水，把桃林外的路弄得泥濘滑溜，又找了幾個稜角較鋒的石子，鋪在路面，覆些草，然後，我騎在牛背上過了河，把牛拴在橋邊的大樹，這樣便擋了過橋的路，他們定想涉水而過，於是，我找了幾個長了苔的石子搬在岸旁。哈！我可以歇著看戲了，我在樹下歇息，想想其實只有阿財一人在耍威風，其他人也沒對我有惡意，可是這一弄，其他人就跟著倒楣了，阿財，我再想個法單獨對付他，於是我把牛牽開，正想去把石子丟開，只見一群人踉蹌地又跌又爬的跑過來，一身污泥，大伙過了橋，氣咻咻的停了下來，我看著大家，不知如何是好，他們喘了一陣後，對我說：「嚇！真有兩下子，頭天放牛就給咱們一個甜頭，還真甜呢！」大伙竟然沒揍我一頓，只是看了看我，就到溪裏洗洗髒污，我想過去賠個不是，可是沒人理我。

天快黑了，我悶悶地牽了牛回去，卻聽得阿財在我身後喊起來：「小子，真有種，今後，我不會找你的碴，我們是好兄弟！」……